

1008

政协兴化市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兴化文史资料

14

興化文史資料

政协兴化市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编 审 吴 坚
王挹清
主 编 王寂生
副 主编 曹学谦

封面题字 张 华
扉页题字 王寂生
封面设计 彭国良

兴化文史资料

第三期

政协兴化市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辑

兴化市印务厂承印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下右
冷欣先生八十寿诞留影
冷欣夫妇在美国西雅图





冷欣先生在八十生日寿

1

2 3

宴上。

冷欣先生在游憩中

冷欣先生在江苏学院四
十周年校庆聚餐会上。





1
2
3

冷欣先生在书房中
1971年7月7日在美
圣若望大学演讲。
冷欣先生与夫人、子
女及亲友合影



冷欣先生靈堂



李登輝贈送的挽匾



悼念冷欣先生仪式



2041/35

前 言

这一期《兴化文史资料》是关于冷欣先生的专辑。

冷欣（1900—1987）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去台前任国民党政府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副总司令，是我市现代史上的知名人物之一。他在反帝反封建的北伐战争，征讨陈炯明的东征和抵御日寇侵华的八年抗战等方面，为民族为国家作出过许多有益的贡献，产生过广泛的社会影响。冷先生和其他历史人物一样，不可避免地做过由于历史局限性所导致的种种事情。往者已矣，这些，今天已成为历史的过去了。

冷先生十分怀念故乡，特别是到了晚年。海峡阻隔，音讯难通，思乡倍切，惜未及见到祖国和平统一而辞世于异乡，但兴化的父老乡亲们依然在谈说着他。我们认为，搜集整理冷先生的生平事迹资料，会有助于人们加深对他的认识，有助于对某些历史情况的了解，有助于更多的人撰写这方面的文章材料，从而激励我们为建设繁荣昌盛的祖国和美丽的家乡而作出应有的努力。

为了编印本辑文史资料，我们通过走访、座谈、书信联络等途径，向与冷欣先生有过交往、接触的人士，冷先生曾经活动过的一些地方，以及他的夫人冷马邦贞女士和亲戚等方面联系，承他们热情关心，大力襄助，惠寄稿件，提供资料，使本辑得以付梓，对此，谨致以衷心的感谢。

由于冷欣先生的经历较为丰富，活动的区域相当广阔，而岁月流逝，很多事情知之者或已作古、或已淡淡忘却，更因为

我们水平所限，见闻不多，所以现在收辑成书的内容，还很不完整，尚未能全面准确地反映他的一生，挂一漏万，谬误欠实之处在所难免，热忱欢迎冷先生的亲属、故交和各界人士，予以补充匡正，我们拟将在今后的几期《兴化文史资料》中陆续刊用。

编 者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兴化文史

第十四期

(冷欣先生资料)

— 目 录 — 1990年12月

卷首	前 言	编 者
1	哀伤的倾吐	冷马邦贞
5	冷容公生平琐记	李荣宗
9	冷欣将军行状	张寿贤
13	怀念四叔冷欣	冷春煦
31	冷欣先生与江苏省的“五临中”	宋继华
35	冷欣先生为念劬中学操心	孔迎之 王永峙
38	我和冷欣先生的交往	徐通真 口述 魏伯埙 整理
41	我所了解的冷欣	黄友梅
49	冷师长爱吃我烧的家乡菜	郑国发 口述 曹学谦 整理
54	冷欣轶事数则	班灌川 口述 徐耀冕 整理 吴汉池 子言
176	冷欣年表(初编)	曹学谦

附录 · 冷欣先生遗作选编 ·

60	总理三临黄埔军校记
67	棉湖大战中的伙伴
72	日本投降的前奏
83	亲与受降典礼纪盛
93	汉高祖之成功战略
129	明太祖成功的战略
167	八年抗战与受降感想

· 照片 ·

扉页：冷欣先生遗像

1. 冷欣先生八十寿诞留影
冷欣夫妇在美国西雅图
 2. 冷欣先生在八十生日寿宴上
冷欣先生在游憩中
冷欣先生在江苏学院四十周年校庆聚餐会上
 3. 冷欣先生在书房中
1971年7月7日在美圣若望大学演讲
冷欣与夫人、子女及亲友合影
 4. 冷欣先生灵堂
李登辉赠送的挽匾
悼念冷欣先生仪式
- 插图：冷欣夫妇合影于台湾银行

哀伤的倾吐

冷马邦贞

五月十六日（编者，系1987年5月16日。冷欣病逝于公元1987年2月6日即农历正月初一），为先夫冷欣逝世百日纪念。追思生平，恍如昨日，信笔倾吐，哀伤曷已，心烦意乱，不知所云，幸读者谅之。

容庵：

今天是您离我去了百天的日子，在这漫长的三个多月中，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您！每晚睡觉前，在您灵前，瞻仰遗容，我彷彿觉得您在微笑，您在叫我。夜深人静，我站在您的灵前，徘徊悲痛！数十年的夫妻，朝夕相处，一朝分别，您先走了！这种痛苦，真使我难以用语言表达。儿女们思念您，常常背着我流眼泪，当面



冷欣先生夫妇合影于台湾银行

时，常常强颜言笑，劝我去他们家过过，换换环境，与孙女儿，外孙女儿同嬉，去享受含饴弄孙的快乐，但是我不想，总是婉言对他们说：“我想安静一下，就在家里住住啦！”说真的，我是要守在您的灵前陪您！我还是要和您在一起！

您出生之前，您父亲就去逝了。您母亲把您领大，您也事母至孝。您母亲去逝后，您为纪念母亲，还在故乡兴化创办念劬中学。您幼时热爱读书，您哥哥买过很多书给您，那时没有电灯，您就在油灯下一本本地看。来台湾后，您还是不断地买书看，吸收新知，买书是您一大乐事，您遗下来的那批书，我会按照您的遗嘱办理。

日军投降（1945年），您奉命兼任南京前进指挥所主任后不久，即到南京布置受降事宜。那时，我还留在重庆。有一天，何成凌先生来电话说：“今天有飞机去南京。”要我赶快准备去南京，因为来不及打电报给您，我带着女儿飞到南京，在飞机上遇到朋友，送我们到总部时，您正外出开会，孩子在总部花园里玩，看见您回来了，高兴地叫着爸爸。您惊喜万分，叫副官把我们安排在朋友家借住。那时我每天到处找房子。有一天，敌伪产业管理处高主任告诉我，着人带你们去几处看看，如满意了就打电话给他。房子看好，高主任替我办好一切手续，尚未搬进去，您请高主任派人将房子中全部家俱贴上条子，您说：“我们以后还要添东西，以免分不清！”您做事总是喜欢把公私分得清清楚楚的。

您为人胸无城府，有人托您找工作或请您帮助解决什么困难，您能帮忙的总是一口答应，从不绕弯子，不能帮忙的就一口回绝，从不敷衍堵塞人家，您遇到不合理的事，也常会心直口快地讲出来，往往造成别人误解，甚至使人家不能接受。只有和您相处久了的人，才会体会到您对人都是怀有好意的。

您向来身体很好，生活也很有规律，我们每天早晨五点从家里走到中山纪念馆，做做运动，六点多回家。回家后写写大字，看看书，有时下午还到外面走走，晚间记日记，九时洗澡睡觉。有一次您感冒，烧到39度，您还去东吴大学讲课，我要替你请假，您说：“军人什么苦都吃过，不要这么娇贵。”以往您最爱和朋友讨论问题，许多学校和机关，常常请您演讲，杂志社也常要您写文章，您都很乐意做。近来您思念家乡，心绪不佳，减少了和朋友的往来，经常反复吟哦：“月是故乡明。”以后胃部又常感不适。

1985年10月，我看您走动不太对劲，请医生替您看，医生建议去医院检查。第二天，您去三军总医院扫描，我不能进扫描室，在外面等，心急万分。约半小时，宋医师先出来，说：“将军脑部有一点阻塞，不厉害，现在还在详细检查！”我陪您在医院住了一个半月才回家。

您出院时，从病房走到电梯，大摇大摆，显得很有精神。主治医师曹汝龙，宋思权等都面带笑容，看着您走上电梯。回家后，您起居饮食都很好，朋友们来看您，都说您气色很好。儿女们也常回来着望爸爸。

在您生病两年中，我没有离开您一天，时常讲些使您高兴，引您发笑的话给您听。我说您身体很好，老年人总会有一点毛病，只要心情开朗就好。每逢过年过节，您感触最多。去年过年前几天，您对我说：“人世间，生老病死是免不了的！”您把生死看得很平淡。您说母亲迷信，小时替您算命，说您活不到二十岁。您今年已经八十八岁高龄了。您又说：“万一有这么一天，不要发讣闻，不要开吊，不要公祭，最好还是火葬，千万不要劳动朋友。”您叹口气说：“唯一就是不放心我。”

今年二月一日您睡得很香，下午醒来，忽然痰很多，吐不

出来。我请医生来，医生说要送医院。您还犹豫不决。袁守谦大哥也赶来了。立即叫人送您到三军医院加护病房。我日夜在病房照顾您。住了三天，每天早晨，守谦大哥都去看您。同学之情，有逾手足。三天后，医生意见把您转到民众诊所普通病房。不料三天后，医师又要您转到民众加护病房。这次转院后，您的病情没有好转，而医院规定：一天只有上午十一时到十二时，下午六时到七时这两个钟头，才准人探望，我才可以进病房照顾您。我好心焦。

馨儿接到电话，第二天就从美国赶回来，六号上午一同去医院看您，您闭着眼。我和馨儿要您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您睁开眼睛看到我们只说了一句话。下午医院来电话要我们去，我吓得直抖，赶去病房，医生正在抢救。那时情景，我现在心情无法往下写。陵儿去日本出差，由美国家中打电话去日本。陵儿赶回来，没有能与您讲话。晚上到家跪在您灵前很久，泣不成声。

您走了以后，常有朋友来看我，安慰我。国外的朋友，也常有信来慰唁。劝我节哀顺变，人情温暖，不胜感幸。

自您逝世以后，我哀伤悲痛，一直忧思于怀。一想起您，常常不由热泪盈眶，彷徨无依，在在不能成寐，心中似有千言万语要向您倾吐，但又不知从那里说起，为您写些什么！

祭兹百日，哀情难抑，追思万端，不尽欲言，心烦意乱，更不知所云。但我深信，我俩虽人天两隔，然而是心灵相通的，每当我看您的遗像，恍惚中好象您又在呼唤我。

安息吧！我敬爱的容庵！

1987年5月16日

冷容公生平琐记

李荣宗

故乡兴化，古名昭阳，人杰地灵。代有贤人。状元、宰相、太傅、循吏、御医、画家……不乏名士，但都属文人，罕见出入头地的武将。如黄埔军校第一期出身，三十岁即官拜陆军中将，抗胜利，奉命自芷江陆军总部直飞南京，担任前进指挥所主任，部署接受日军投降的冷欣（字容庵，世人尊称容公）将军，却以他的卓越才干而驰名中外。因此，兴化人无论城乡，年龄稍大一点的，莫不知有冷欣将军（不幸在台作古，逝世已三年有余）。关于他的生平事迹，相信邑人也最为关怀。笔者幸列近亲，忝属容公侄婿，近四、五十年来，追随左右，知之较详。仅就记忆所及、漫笔琐记，以资纪念。

三十四年九月，笔者赴南京任教，时趋冷府请益，后为内弟春陵（容公独子）补习功课，每周至少有三、四次拜见机会。关于家乡故旧及亲戚现况，时承垂询，有时亦受命返回故乡兴化处理私人事。

三十七年十月后，徐蚌形势告急，余夫妇奉命奉外婆（容公岳母）、春陵弟、马福龙弟（容公内侄），经武汉疏散至桂林，自是书信往还益密，禀报家居琐事，奉复支用，应力求撙节，未来经济情形，会更困难，春陵福龙之学业，不可放松，当严加管教，不论在任何情况下，读书不可一日中辍。

三十八年九月由桂林飞台，即与容公住在一起，晨昏定省无缺，但见终日在家读书，二十五史即在此数年间读毕。其读